

电影文学剧本



不屈的人

胡辛人著

1235.11

不屈的人

胡辛人著



电影文学剧本
不屈的人

著 者 胡 辛 人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5/16 插页：2 字数：57,000

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0075·1631

定价：(八)0.26元

內 容 提 要

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对敌斗争的英雄战事。剧本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区委书记英勇不屈的光辉形象。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利用国民党大量投降的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妄图消灭我抗日力量。苏中根据地李堡区区委书记方华，领导着人民武装，坚持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扫荡”和各种阴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一次战斗中，方华负伤被捕，但始终威武不屈，展开了狱中斗争，继续打击敌人。最后，在我人民武装的营救下，恢复了自由，并取得了消灭敌伪二千余人的胜利。

不屈的人

狂风怒吼，乌云漫天，汪洋大洋，奔腾着洪涛巨浪，一声爆炸巨响，在浓烈的战火硝烟中迭印着几份延安版《解放日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头版首条新闻大标题：

日寇孤注一掷

太平洋战争爆发

十二月九日社论题目：

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及其将来

十二月十日头条新闻：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十二月十一日社论标题：

太平洋战争与我国的任务

字幕并旁白：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利用国民党大量投降的伪军和汪精卫政权，对我解放区进行残酷的“扫荡”和各种政治阴谋活动，妄图消灭我抗日力量。

李堡区，是苏中解放区的一个县属行政区，这里的军民，和其他兄弟地区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英勇地打击敌人，胜利地坚持着抗日斗争。

第一章

在一所寬大簡朴的屋子里，三、四十個男女區、縣幹部剛開完會。有些人在收拾文件，另一些人三三兩兩交談邊走出會場。

會場一端，拼着兩張方桌，牆壁上挂着黨旗和毛主席象。前上方懸挂着一塊紅布橫幅，上面剪貼着幾個大字：“第八次縣委擴大會議”。

四周牆壁上貼着一些顯示會議主要內容和任務的標語，如“全黨動員起來，加強反掃蕩、反偽化鬥爭”，“堅持抗日鬥爭，鞏固蘇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大力發動羣眾，緊緊依靠羣眾，堅持原地鬥爭”，“堅決粉碎敵偽的軍事進攻和一切政治陰謀”，“堅決粉碎敵偽掠奪計劃，保護人民利益”等。

一個女同志和一個男同志並肩在稀落的人羣中邊走邊

談。女的穿着一件黃呢軍大衣（日軍大衣，繳獲品），戴着軍帽，約二十三、四歲，豐潤健壯，神采奕奕，這就是李堡區區委書記兼區游擊隊政委方華。男的約二十四、五歲，穿着一身灰布棉軍服，這是縣委武裝部部長陳杰。

“……再設法增加五條，一共補充你們二十條步槍，一百顆手榴彈。”陳杰停下，笑着對方華說。

“一條槍只配五發子彈？”方華笑問：“能增加幾發嗎？”

“好吧，照顧你們邊沿區特殊情況，每條槍增加三發。”陳杰的回答中帶着很幫忙的語氣。

“謝謝你，陳杰同志！”方華高興地表示謝意。

兩人分向相距不遠的兩間屋子走去。

二

縣委書記吳惠的辦公室兼臥室，是一間簡朴而整潔的茅屋，在門板搭成的床前放着一張辦公用的方桌。正面牆上，挂着一張長江北岸蘇中部分的軍用地圖，另一張是油印的行政區域簡圖。

方華走進屋子，剛把軍帽脫下放在桌上，吳惠就遞給她一張紙說：“分區司令部剛送來的敵情通報。”

方華接過通報，站在桌旁默讀：

“二十五日李堡增日軍五十名，偽軍一營，另偽自衛團亦宣布成立，約百餘人，同日，串場河中段之西場，被敵占據，駐偽軍一營……”

方華拿着敵情通報，緩步走到行政區域簡圖前面，吳惠關

切地随着走过来。

地图上清楚地显现出——如皋城，从海安向东通向拼茶的一条串场河，和红色字标：立发、西场、丁所、李堡、角斜、拼茶、丰利等镇名。

吴惠的手指先在地图的西场、李堡两地点了一下，然后在地图上沿着李堡区域四周移动着。

吴惠对方华凝视了一下，说：“形势正按着上级党的估计在发展，敌人在李堡、拼茶一线增加了兵力，反伪化、反掠夺，已经是你們区里的中心斗争任务了……”

方华凝神地听着。

“斗争会更加复杂，艰巨，”吴惠深思地继续说：“要坚决勇敢，更要机智灵活，讲究策略，依靠群众，一定要认真学习中央的指示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才能认清形势，胜利地坚持斗争！”

方华边听边翻阅桌上一迭毛主席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等。

吴惠看到方华穿着的黄呢军大衣，象想起了什么似地，转身从床头边拿出一个包袱递给方华说：“该换装了！”

方华笑了笑，脱去黄呢军大衣，换上了新棉衣裤，站在吴惠面前问：“行吗？”

吴惠打量了一下，微笑摇头：“唔，不够群众化，还不完全适合斗争环境。”

“换便衣已经是个大转变了，不该鼓励鼓励？”方华笑问。

吳惠从方华換下的衣服上取下了別着的抗大毕业証章。証章中間是一顆大紅五角星，在金黃色的底板上显着“團結、緊張、活潑、嚴肅”等字樣，吳惠替方华把証章別在棉袄里層。

方华在床上坐下，邊翻書，邊問：“还有什么指示？”

吳惠笑了笑，關切地說：“斗争更尖銳，更激烈了，要注意提高警惕啊！”

“是第三遍了。”方华說：“相信我嗎？！”

“方华，我完全相信你堅定、勇敢、忠實于黨和革命事業，但決不能麻痺輕敵，驕傲自滿啊！”吳惠的回答，鼓勵中帶有批評，親切中含有嚴肅。

“还有什么批評？我的缺點很多呢！”方华在又是同志、又是領導、又是愛人的吳惠面前，顯得有點激動。

“有缺點，能改正，就不會很多。”吳惠微笑着說：“我還要說第四遍，方华，在斗争中，應該時刻記着：要卑視敵人，但又要謹慎地對待敵人！”

方华抬頭，激情的眼和吳惠充滿關切的視線接觸，微含羞意地笑了。

警衛員送來了飯菜。

吳惠和方华坐下一道吃飯。

三

吳惠和方华一道走出縣委機關，在路上並肩緩步走着。

夕陽西斜，方华和吳惠緊緊握手告別。

方华和通訊員小李、交通員三人在月夜下行進。

在大河边，交通員和小李蹲进大木盆，划到了对岸。

小李在岸上放哨，河北边的老大爷用繩子拉回木盆。

方华蹲进木盆，与老大爷告别，交通員在河南边用繩子将大木盆緩緩拉了过去。

渡过河以后，方华低声嘱咐：“加强注意！”

“早准备了。”小李晃了晃手上的卜壳枪：“已经上了顶膛火！”

“这家伙也不蠢！”交通員掂了掂手中的手榴彈。

三人繼續在月色中前进。

带路的交通員发现左前方路边有什么一閃动，立即停步，蹲下来注意观察动静，方华抽出左輪枪。

一只野兔从他們面前窜过。

“見鬼！”交通員笑罵了一声。

四

月亮偏西，方华等三人走进一个居民点，停在一所茅屋前，小李輕輕敲門。

屋內，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妇，听到敲門声，凝神听了一会，然后低声問道：“誰呀？”

“小李，張媽媽！”屋外小李的声音。

張媽媽急披衣开門，在微弱的灯光中，对进了門的方华端視了一下，喜悅地說道：“喔唷！是方同志，象个老百姓啦！”又轉身对抱着小孩，从房里走出来的媳妇說，“快燒水，煮山芋！”

方华和媳妇打招呼，並抱过她怀中的小孩。

張媽媽走近方華，撫摸了一下方華的棉衣，笑問：“這衣服准是他做的吧？……”

方華笑問：“誰啊？”

張媽媽笑着說：“還不是吳書記，他對你可真好啊！”

方華：“他託我帶個口信問候您老人家。”

張媽媽：“多謝！多謝！”

“張媽媽，這幾天情況很緊吧！”方華轉過話題問。

“唉！這幾天二鬼子，便衣隊象瘋了似的。”張媽媽氣呼呼地說：“方同志，你快下道命令把游擊隊開出來吧，收拾掉那些狗雜種！”

方華微笑點頭。

第二章

五

警报乱鑼声大作。

下乡的伪軍和便衣队，經過門前挂着“李堡区第二中心小学”木牌的房子，向村子里奔竄。牆壁上“拥护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万岁”“拥护坚决抗日的新四軍”“藏好衣物粮食，不許敌人搶掠”等标語，隱現在奔竄的匪羣中。

伪区长仲大肚子，約三十多岁，滿臉橫肉，两手叉腰，耀武揚威地站在村子里場子的中央，看着他帶領下来的伪軍、便衣队拉牛、抬猪、捉鸡、調戏妇女……。村子里到处都是号哭声，喧嚣声，一片杂乱。

一羣伪軍揪住几个农民，押到仲大肚子面前。

“报告！抓来了几个。”一个伪軍班长之类的小头目，边說边向仲大肚子敬了个礼。

仲大肚子端看着抓来的几个农民，狞笑着問：“認識我嗎？”

“誰不認識你是仲家的胖老三！”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憤憤地說。

仲大肚子把肚皮一挺，揚揚得意地：“嘿嘿，現在是李堡區長，是管轄你們的父母官！”

“哼，父母官！”另一個農民憤憤地怒視着那些正在搶劫掠奪的偽軍官兵：“這是干什么？”

“本區長三令五申繳捐送糧，你們却一再抗命！”仲大肚子聲色俱厲地說：“這是你們自作自受！”

“區長就干這些？”一個農民冷笑着問。

“今天只算是打个招呼。”仲大肚子獰笑着說：“限三天，再不繳捐送糧，”仲大肚子用手橫掃了一下，“哼！不見棺材不掉淚，那就來个片瓦不留！”

六

在一間簡朴的茅屋里，區委的幾個同志圍着一張方桌坐着。桌上燃點着一盞燈草油燈，閃着微弱的燈光。

方華正在發言：“……現在日寇急于解決中國問題，企圖‘以華制華’‘以戰養戰’，利用中國的人力、物資作為他們擴展世界戰爭的兵站基地。因此，敵人對我根據地加強軍事進攻，推行偽化，進行更瘋狂的掠奪。”方華根據筆記本上的記錄把縣委關於當前形勢分析的一段，着重地讀了一遍。接着說：“縣委這個對形勢的分析，幫助我們了解敵人為什麼對我們區連續進行竄擾、搶掠活動。”方華頓了一下，把目光落在她斜對面的張松身上，以嚴肅的口吻說：“根據縣委擴大會議的決議，應該認真地討論我們到底應該怎樣來認識和對待當前的鬥爭。”

會場沉寂了片刻。

區長張松，二十四、五歲，瘦瘦的臉上显露着軟弱的神色。他干咳了一聲，低沉着嗓子說：“情況的確很嚴重，敵人活動越來越厲害，羣眾很恐慌動搖，幹部可能也有問題……”張松遲疑了一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堅持鬥爭？很值得考慮……”

大家听了張松的發言，有的皺起眉頭，有的用不滿的眼光睨視張松。

“我不同意張松同志這種悲觀失望的論調。”區委組織委員李朋，二十五、六歲，胖胖的臉，雙目炯炯有光。他听了張松的發言頗不以為然地說：“一定要克服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

“別誤解我的意見，我是要求慎重研究如何堅持鬥爭。”張松勉強解釋。

“決不能長敵人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什麼嚴重啊，恐慌啊，動搖啊，有問題啊，……該怎麼辦呢？能退却、逃跑、放棄鬥爭嗎？”游擊隊長周剛，二十四、五歲，方方的臉，圓睜的眼睛，從他渾厚的臉上可看出他的爽朗和耿直，他反對張松的發言。

經過一陣討論，方華說道：“堅持鬥爭，是黨的方針，也是羣眾的要求，必須堅決貫徹，不容許有絲毫猶疑、動搖！”說到這里，她特別強調地說：“我們要好好地學習中央的指示和毛主席的著作，希望張松同志把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反復看几遍，……”

七

黑夜中，几个农民先后悄悄地经过李堡区第二中心小学，走进一所茅屋。

屋里有五、六个农民在轻声交谈。

农民甲：“区委的指示想得真巧。”

农民乙：“硬斗软拖……”

农民丙出了个主意：“本乡大财主曹五和仲大肚子是嫡亲，缴捐应该先摊在他头上。”

农民甲说：“曹五仗仲大肚子的势，一根毛也不肯拔。”

“曹五不出捐也好，小家穷户出不起捐就更没话说了。”

“出捐把曹五排头，小家穷户出不起，该免掉！”

“……………”

八

李堡镇旁的小道上，两三个乡、保长有气没力地走着。进街后，在挂着“李堡区区公所”牌子的房子面前停下，正肃后，走了进去。

伪区长办公室里，仲大肚子正对这些乡、保长严加训斥：“到现在，还没交上两成捐，粮食里掺了那么多灰砂石子，要我怎么交代！？”

“实在难啊！穷人交不起，富人不肯交。”

“混蛋！谁不肯交，把他抓来！”仲大肚子怒气冲冲。

保长：“不敢抓啊！”

“誰：这么大的胆子！我派人抓！”仲大肚子故作威严。

“是貴亲曹五爹。”乡长輕声地說了一句。

“曹五爹：怎么派他的捐？”仲大肚子立刻轉过口来。

“穷人出不起，富翁再不出，那就沒捐沒粮了。”

“岂有此理！不管穷不穷，一律要捐，違者按軍法从事。”仲大肚子板着臉大叫。

“区长！实情你也該知道，我們已經不敢住在乡下了，风傳抗日民主政府要抓……再和乡亲们鬧翻了，那就……”

保长：“請区长亲自下乡督導督導吧！”

“請区长派队伍下乡。”乡长又挤了一句。

“廢話！”仲大肚子故意岔开話头：“不执行本区长的政令，一定严办！”

室內由喧嚷而沉寂，气氛緊張。

“还有，皇軍命令，限十天，李堡鎮五里以內的百姓都編成反共自卫队。”仲大肚子繼續交代任务：“巡邏放哨，发现新四軍干部就抓……”

“老百姓空手能抓新四軍？”保长問了一句。

“鳴鑼报警嘛！能吓走也行。”仲大肚子說：“要是看到新四軍干部不抓不报，皇軍命令軍法从事。”他頓了一下：“有功的人受奖。”

九

深夜，西北风呼嘯着掠过沉寂空曠的田野。

李堡鎮附近部分居民已被迫編成“反共自卫队”，两个队